

教学楼的两架钢琴

孩子又在要求我和他一起弹钢琴了。

虽然他只有2岁，但对钢琴表现出了超出平常的喜欢。我毫不怀疑，即使一架钢琴放在他不喜欢的地方，他也一定会去按几下的。

小小的人儿对艺术的热爱，不禁让我回忆起了一中教学楼里的两架供师生自由演奏的钢琴。

大概是高二的时候（2007—2008年），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教学楼二楼大厅靠墙的两侧各放了一架钢琴。钢琴上没有使用说明，也没有上锁，两架黑色的钢琴只是静静的坐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发掘他。这种操作实在让我们有点吃惊：不会是两架真钢琴，放在这里给我们随便弹的吧？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谁，我已经不记得了。但事实证明，这就是两架可以正常使用的钢琴，真的是给我们随便弹的。

这个事实真实的几乎有些虚幻了，那毕竟是一个实验课都不多的年代。

这两架钢琴在被发现可以用之后，迅速成了我们的文艺角落。钢琴所在的位置是显眼的，但对大多数学生（大部分学生的教室在4—6楼）来说还是有些偏远。于是，这两架钢琴对于长期驻扎在二楼三楼的我们班来说，几乎成了我们的“自留地”（但我们绝没有独霸这两架钢琴）。下课了，借课间10分钟的机会去弹几下；去学生处或者财务室咨询问题，顺便去弹几下；下午大课间，溜达过去弹几下；学了新的曲子，或者听到了最近最流行的歌曲，赶紧过去弹几下。弹钢琴，成了我们的一种抒发情感的途径，一种休闲放松的方式。

我甚至记得当年几个17岁上下的少男少女，穿着当年全市唯一的纯白色校服，坐在钢琴前弹着当时最流行的歌曲，聊着让人着迷的歌星，交流着互相掌握的琴谱，分享着各自想要去的那所大学的考试要求；他们还曾在这里为作业而发愁，对午饭和可以“放羊”的体育课总是抱有小小的期待。他们从二楼大厅的落地玻璃望出去，法国梧桐郁郁葱葱，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叫着夏天的知了和停在花朵上的蝴蝶，但我记得他们的一张张脸上挂着青春洋溢的笑容，那是艺术的味道、是青春的味道。两架钢琴，如同春风化雨，陶冶了不知多少人的情操。

现在，我忙于工作和家庭，安静地坐下弹琴对我来说十分奢侈。但我总把家里的钢琴打开，让还不懂事的孩子在琴键上肆意挥洒。他还在一个不需要犯愁功课的年纪，弹出来的每一个音符都足以让他欢欣雀跃。那种喜悦和兴奋，与当年在教学楼钢琴前的我们何其相似。

除了发掘我们的文艺细胞，陶冶我们的艺术情操之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同学们在演奏中的自我约束。

钢琴上并没有使用说明，但所有弹过那两架钢琴的同学都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午休时间一定不弹、能“放羊”的体育课也绝对不弹、少用延音踏板、多用消音踏板，交流演奏技巧时小声一点。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和午休的时候，也从没有听到钢琴声打扰我们的学习或者小憩。

离开学校之后，在地铁上或者其他公共场所有时能听到手机扬声器里大声播放的俗气歌曲或者视频，在那些被打扰的时候，我不由得回想起当年学校里那两架传递美好的钢琴，还有小心翼翼生怕影响到其他人的可爱的同学。许多已经成型的社会陋习个人无力改变，但我总告诉我的孩子：中午和晚上大家都要睡觉，你可不能弹琴噢。

这是青岛一中给我们的美好回忆，这是在青岛一中陶冶的艺术情操，这是我们在青岛一中培养出的道德自觉，更是优秀教育的传承与发扬光大。

“五育并举”的口号说一千次，不如在教学楼放上两架可供学生随意演奏的钢琴；“全面发展”的要求道一万次，也不如让演奏钢琴的学生们在学校就懂得约束自己，严守社会公德。每每想到这些，都不得不感谢母校在细微处的那些用心。

如果我的孩子以后就读的学校也能有这样一架供学生自由演奏的钢琴，我会告诉他：去吧孩子，这是你展示自我，陶冶情操的舞台，把你想演奏的曲子认真地演奏出来给大家听。但是不能打扰别人上课哦，一中的老师同学们都是这样的。

学生简介：牛晓瑜，女，1990年生，2006年——2009年就读于青岛一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现供职于青岛新闻网，在青岛一中就读期间曾荣获2009年青岛市“优秀共青团员”称号，2020年荣获山东新闻奖三等奖。